姜堰日报
2024年12月23日
6版

三水文苑

扫一扫 加关注

编辑:周逸平
组版:周　莉

陈祥雨老师

◆周桐淦

2024年4月,姜堰区召开首届创新发展大会,邀请部分工作生活在外地的所谓“乡贤”参加,我也忝列其中。会上,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缪昌武和我大多活动在一起,我们既是同乡,又是扬州大学校友,他的哥哥缪昌文院士又很熟识,话题自然很多。一次,他问我,陈祥雨老师现在怎样?见我有点迟疑,昌武又补了一句:“他不是你的老师吗?”我笑了,说是,又不是。

先说不是。陈祥雨老师是姜堰乃至泰州教育界的名人和奇人,我后来了解到的信息,他先后担任过梁徐中学、姜堰二中、姜堰励才中学、泰州民兴中学的校长,我在家乡姜堰读过的学校只有湖南村的湖南小学和溱潼中学。没有聆听陈祥雨老师教诲的机会。但陈祥雨老师又确曾是我的老师。他做过我的主考老师,旧时应称为主考大人。

我的高考经历比较坎坷。1973年1月高中毕业回乡劳动后,年底被派工到了江都宜陵的三阳河治淮工地。这是一项南水北调的国家级水利工程,俗称大型河工。从江都长江口的抽水机站向北,近百公里的河道开挖中,十几个县的水利工程团顺序摆开战场。为了鼓舞民工士气,营造大战氛围,每个县工程团都有自己的广播站,及时报道工地上的好人好事和工程进度等等。我为溱潼营(公社)写的几篇报道播出后,反应较好,团部政工组很快来人,把我“借调”走了,不久,又转为团部聘用人员,那时叫“临干”(临时干部的简称),负责编辑各营、连的来稿,有时也采写重点题材的报道。到了1975年的初夏,因为高中毕业后超过了两年的工作(或劳动)实践,水利局推荐我参加当年工农兵大学生的招考,我按规定填报了相关材料后,招生部门回复,因为我的户口还在农村,应回户籍所在地报名。我请假从江都回到溱潼,得知报名者已过200人,推荐参加考试的名额只有10人,根据以往经验,最后录取人数只有2至3人(大学或中专)。而对照规定,农民户口应该在农村劳动锻炼两年以上,我在水利工地的“临干”工作算不算劳动经历,还不知道怎么定性?眼见着面临的可能是一场竹篮打水,我匆匆填表后立即返回了工地。

7月26日,我在江都宜陵工地食堂吃午饭的时候,接到县水利局的电话,通知我第二天上午8:30到溱潼公社会议室参加高考笔试和面试。那时的公共交通很落后,下午从宜陵回姜堰,只有扬州至姜堰、南京至姜堰两班过境长途客车可能停靠,当天傍晚,我乘车赶到姜堰的时候,回溱潼的轮船、帮船全都没有了。我只有一种选择,沿姜堰、官庄、沈高到湖南村的乡村小路步行回家。这条路曲曲弯弯,18公里左右,途中河横村至湖南村有个叫“火车头”的地方,要渡过100多米宽的姜溱河,这里晚上是没有渡船的,我单手托举衣物,泅渡了过去,深夜11点多钟才赶到了家中。

第二天准时赶到考场,考试的程序是,一小时的数理化综合试卷笔试;一小时座谈,各位考生介绍自己、谈参加高考的感想;一小时完成一篇小作文。数理化试卷相对简单,一半以上是初中内容(当时规定初中毕业以上就有报名资格)。座谈时我才知道,其他考生已由公社安排,辅导过10天了。所以发言时大家都说了感谢的话,我想起自己的参考经历,气不打一处来,说我刚从百里以外的水利工地赶回,什么复习都没有参加,是来“陪公子读书的”。此时,我想起了一句古诗,“近水楼台先得月,向阳花木易为春”……考生发言规定每人3分钟,中间没人打断,一般也没人插话。我发言后,坐在中间的老师(后来知道是主考陈祥雨)发话了,问我这句诗是从那儿读到的、平时还看什么书?我说从《新华字典》上读到的。水利工地上几乎没有书看,一本《新华字典》,哪个字在哪一页,什么词是什么出处,我可以大差不差地做作回答。

开始做作文了,发给我的试卷是手写的标题:《评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》,看到题目,我的脑袋“嗡”的一震,心想,坏了,得罪主考大人了!略微镇静之后,因为是开卷考试,我绕场一周,借给考场老师、工作人员和各位考生斟茶的机会,看到了其余10来位考生的作文题,导语是统一印制的一句话:八一建军节来临,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写一封慰问信。一番思索,既然已经“触怒”了主考大人,不妨背水一战,把胸中的块垒吐个痛快,即便是名落孙山,也让主考老师们知道,还有这样的一部分青年,关注着社会、关注着祖国、也关注着自己的人生。我从宋代诗人苏麟写这首诗的背景说起,联系到1975年社会上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现状,指出裙带关系、门第攀附等社会丑恶现象,封建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都令人不齿,更不应该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的一种时尚。千字杂文,不打草稿,一挥而就后,不卑不亢留在了桌面上。次日,我又回到了宜陵的水利工地。

其后,熟人中先是有了周桐淦高考“砸场子”,不给主考老师陈祥雨面子的传说。等我录取了扬州师院中文系以后,又广为流传陈祥雨老师不拘一格,提携新人的说法。总之,姜堰的教育江湖上,从此多了好几种版本陈祥雨老师与周桐淦高考的传说。我大学时的第一任班主任曾告诉我,他在我的档案中看到了我的高考作文,上面有招生组长(主考陈祥雨)的一段评语,招生组的老师都签了名字,评分是“高中(上)”。当时的评分有六个等级,初中和高中各分上、中、下三级。其实,我后来得知,助力我高考成功的幕后原因还有不少,本文不再赘述了,值得补记一笔的是,我与陈祥雨老师再一次“线下”见面,是45年后的2019年夏天。

2019年初,当时的姜堰区政协在钱娟主席的主持下,要以报告文学的形式,写一写姜堰籍的几位院士,我的任务是采写北斗卫星导航研究专家杨元喜院士。杨元喜是从梁徐中学毕业参军的,是一位从战士学员到将军院士的大写的人。他介绍自己中学时代立志先做人,再做学问的成长历程时,讲到了他们的老校长陈祥雨。杨元喜高中时期,陈祥雨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第二次被打倒了,批判大会上,陈祥雨借着校长的余威,抢过话筒,先“演讲”了起来:“你们可以批斗我,但必须让我先讲两句话。第一句话,不管什么革命,不学习永远不是真正的革命。第二句话,不管你们将来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,不学习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人……”在那样一个近乎疯狂的年代,在那样一种狂热的氛围下,陈祥雨的胆大和“妄言”激起的批判声浪、给自己带来的后续冲击可想而知,但对一位正在拔节生长、志存高远的青年学生来说,心灵的震撼却有如醍醐灌顶,终生难忘!于是,带着杨元喜院士的问候,带着我45年来的景仰,也想为我写杨元喜的文章增加点厚度,这年夏天,我拜访了年过80,精神矍铄,在泰州安度晚年的陈祥雨校长。陈校长说,他读大学时的名字叫陈翔宇,天地翱翔的翔,宇宙洪荒的宇,年轻时还是有那么点志向和抱负的,想干点经天纬地的事情。但一接触到生活的实际,特别是看到当年农村和农村学生的现状,有点清醒了,用现在的话说,“接地气”了,于是,把翔宇改为祥雨,立志将自己的毕生心血和精力,化作知识的绵绵细雨,洒向乡村的孩子。

我三生有幸,陈祥雨老师用情怀和知识化作的雨露甘霖,部分播洒到了我的身上。那天告别陈校长时,我双手作揖,道一声陈校长保重,恭恭敬敬后退着离开了老人家。

深秋辞(外二首)

◆宋圣林

天高气爽
那些特意留在
高枝上的柿子
越发耀眼明亮
每年,总能引来
更多的喜鹊啄食

而那些柿叶
仿佛也很通灵
它们,风来往下落
风去还在往下落
生怕喜鹊来了
找不到立足的地方

砖缝里有几粒黄豆

收场的时候
天色已暗下来
有几粒卡在砖缝里的黄豆
还是粘住了我的眼神

它们不是纪律涣散
更不可能想脱离组织
它们只是暂时掉队
似乎正等着我前来收容
吹一口气
替它们拂去身上的灰尘
它们都是秋天的诗眼
少了一粒,诗味都会打折

柿子红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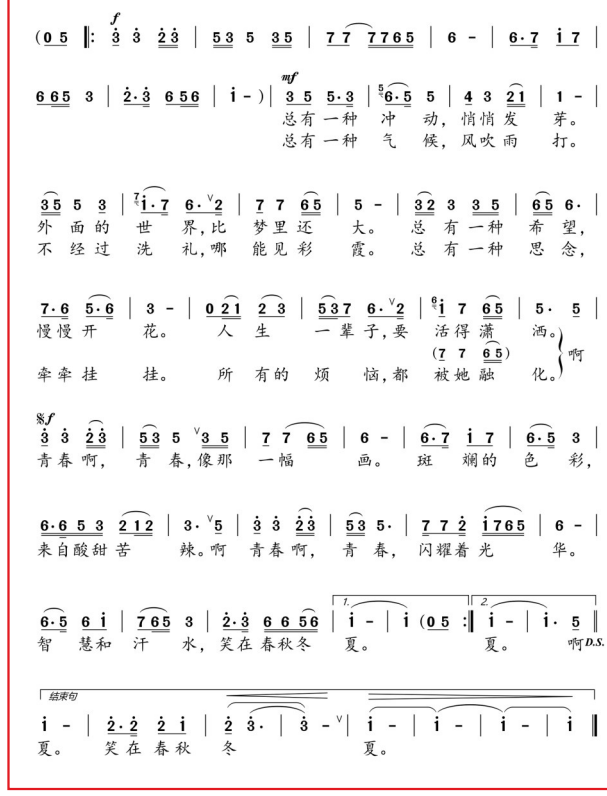
柿子红了
一根根枝头耷拉着
当我们从树下经过
一个心里流蜜的柿子
顺势亲了一口我的额头

柿子红了
最开心的还是鸟雀
在这个寂寥的深秋
地里的庄稼早已颗粒归仓
一棵柿树就是它们的乐园

柿子红了
我还担心:如果再不摘
说不定它还会故意摔在地上
我说这话的时候
你的脸比柿子还要红

青春光华

(独唱)

宋家鹏 词
黄荣林 曲

1=D 2/4
♩=60 充满激情地